

※文哲論壇※

《西遊補》作者爲董說應是定論 ——《西遊補》作者之爭的檢視、 評析與結論

趙紅娟*

《西遊補》¹作者爲董說本是定論，自一九八五年高洪鈞提出異議以來，才引發了是董說還是董斯張的爭論。目前海內外已有十餘位學者參與了這場討論²，其中董斯張的支持者逐漸增多，大陸的高洪鈞、傅承洲、王洪軍、王星琦、何良昊，留美的李前程，港臺的謝文華，美國的陸大偉 (David L. Rolston)、何谷理 (Robert E. Hegel) 等都主張《西遊補》爲董斯張所作³。應該說，這場爭論中不少學者都熟諳

本文爲中國社科基金一般項目「晚明望族的文學編刊活動與傳播研究」(10BZW050) 階段性成果。

* 趙紅娟，浙江外國語學院中國語言文化學院教授。

¹ 本文所用《西遊補》文本據董說著，北京文學古籍刊行社 1955 年 6 月影印明崇禎本。

² 其中主張董斯張所作的論文主要有：高洪鈞：〈《西遊補》作者是誰〉，《天津師大學報》，1985 年第 6 期，頁 81-84；高洪鈞：〈《西遊補》作者是誰之再辯——答馮保善同志〉，《明清小說研究》，1989 年第 1 期，頁 238-245；傅承洲：〈《西遊補》作者董斯張考〉，《文學遺產》，1989 年第 3 期，頁 120-122；王洪軍：〈董斯張：《西遊補》的作者〉，《廣州大學學報》，2003 年第 8 期，頁 19-23；李前程（美國路易斯安那州立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教授）：〈《西遊補》的作者及明清版本〉，《傳統中國研究集刊》第 7 輯（2009 年），頁 306-321；謝文華：〈論《西遊補》作者及其成書〉，《成大中文學報》第 24 期（2007 年 4 月），頁 115-138。主張是董說所作的主要有：馮保善：〈也談《西遊補》的作者〉，《明清小說研究》，1988 年第 2 期，頁 235-240；徐江：〈董說《西遊補》考述〉，《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學報》，1993 年第 4 期，頁 53-57；蘇興：〈《西遊補》的作者及寫作時間考辨（上）〉，《文史》（北京：中華書局，1997 年），第 42 輯，頁 245-263；趙紅娟：〈《西遊補》作者董說新證〉，《文學評論》，2005 年第 4 期，頁 128-132；楊峰：〈董說與《西遊補》三題〉，《溫州大學學報》，2007 年第 4 期，頁 97-101。亦有主張董斯張、董說父子皆有可能的，如田幹生：〈《西遊補》作者之謎〉，《文史雜誌》，2003 年第 2 期，頁 34-36。

³ 王星琦主張《西遊補》爲董斯張所作，董說修訂、整理，見〈恣情縱筆任橫行：《西遊補》讀笱〉，

董斯張、董說父子的著作，對相關材料的鉤稽可謂深入細緻，新的能直接判斷小說作者的材料似乎已不太可能出現。因此，現在很有必要把此前關於《西遊補》作者是誰的主要證據與論述，加以檢視、分析和評論，然後得出較審慎的結論。然而中國古代小說的作者研究，多有推測的成分，《西遊補》作者研究的情形也不例外。所以在檢視《西遊補》作者之爭時，我們需要跳過那些推測性的東西，把最關鍵的材料或問題找出來。筆者認為這場論爭最關鍵的是四個問題：史料對《西遊補》作者的記載、對董說〈漫興〉詩及其自註的理解、靜嘯齋主人到底是誰以及《西遊補》回目與正文的錯亂問題。本文主要圍繞這四個問題，對前人爭論盡可能客觀地加以評析，看看他們在小說著作權的主張上是更有利於董說還是董斯張。至於其他旁證推論，略為列舉與辨正。

一、史料對《西遊補》作者的記載

歷史上對《西遊補》作者的記載無一例外均指向董說。其最早記載見於清鈕琇《觚賸續編》卷二：「吳興董說，字若雨……余幼時曾見其《西遊補》一書，俱言孫悟空夢遊事，鑿天驅山，出入莊、老，而未來世界曆日先晦後朔，尤奇。」鈕琇生於順治元年(1644)，卒於康熙四十三年(1704)⁴，比董說小二十四歲，卒年距董說去世僅十八年，兩人基本上是同時代的人。加上鈕琇所在吳江，就在董說家鄉南潯附近，因此這一記載的可信度十分高。此後，焦循(1763-1820)《劇說》卷五中沿用了鈕氏這一說法，其文字基本相同。到了咸豐三年(1853)，天目山樵(張文虎)給《西遊補》空青室刊本作序，不僅認定其作者是董說，而且認為董說是藉此書以「自述平生閱歷了悟之蹟」。空青室刊本還首次出現了無名氏〈讀《西遊補》雜記〉⁵，

《明清小說研究》，1991年第1期，頁178。何良昊在發表〈《西遊補》的謙與傲〉一文時，直接把作者題為董斯張，見《武漢大學學報》，2001年第3期，頁345-354。陸大偉(David L. Rolston)、何谷理(Robert E. Hegel)的相關論述分別見：David L. Rolston, *Traditional Chinese Fiction and Commentary: Reading and Writing between the Lines*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pp. 276-278. Robert E. Hegel, "Picturing the Monkey King: Illustration and Readings of the 1641 Novel *Xiyou bu*" 參見李前程：〈前言〉，《《西遊補》校注》(北京：崑崙文化出版社，2011年)，頁5。

⁴ 參見陸林、戴春花：〈清初文言小說《觚賸》作者鈕琇生年考略〉，《文學遺產》，2006年第1期，頁153-155。

⁵ 此後有的刊本作〈續《西遊補》雜記〉。「讀」、「續」，蓋形近而誤。

此「無名氏」據學者考證乃錢培⁶，錢氏引《觚賸續編》記載，認定《西遊補》為董說所作。

沈炳垣於咸豐甲寅(1854)所寫的〈書南潯著述後〉一文，也把《西遊補》的著作權歸之於董說。文曰：

往余閱《湖州詩錄》，見南潯董先生說所為詩甚奇，忽欲讀其集，購諸書肆中，弗得也。逾年，余友張君蓮舫來上海，張故家瑤田，距南潯近，且與董有連屬，訪其書，則曰：「書之有無，董氏子孫未可必，君家柳橋藏有是書，盍假諸？」余喜甚，更數月，果以書來，且附柳橋笥，云：「瀛所藏董先生《豐草庵集》祇刻本十四冊，抄本《西遊補》一冊，而乾隆間四庫全書館所收董氏諸種並未得全見，即已刻者亦未能全具，況抄本乎！蓋其書散佚者多矣。瀛嘗纂《南潯著述錄》一書，載先生書名略備，今寄首卷奉閱云云。」⁷

沈炳垣向沈登瀛借的是董說的著作，沈登瀛送來三種，其中《南潯著述錄》一種沈登瀛明說是他自己的著作，剩下兩種《豐草庵集》刻本十四冊、《西遊補》抄本一冊，根據上下文意不難確定它們在當時沈登瀛、沈炳垣的認識中，是屬於董說所作。在時間上，該跋文雖然成於空青室本刊行之次年，但沈炳垣看到《西遊補》抄本卻在七、八年前，加上沈登瀛又是董說同里之人，因此它對《西遊補》作者研究的意義很大，正如楊峰所指出：「生活於南潯且親自見過《西遊補》抄本的沈登瀛，也主張《西遊補》的作者是董說，這就加大了鈕琇《觚賸續編》記載的可靠性。」⁸

以上五個材料，是目前所知清代史料（近代以前）中有關《西遊補》作者記載的全部，也是目前作者之爭中最正面、最直接的證據，它們無一例外均指向於董說，而與董斯張無絲毫關係。也就是說，在史料的記載上，董斯張分不到一點羹。當然這五個材料中，關鍵的還是鈕琇的記載和〈書南潯著述後〉一文，主張作者為董斯張的學者若能證明這兩個史料有誤，也可在這個問題上占一席之地。然目前只

⁶ 見高玉海：〈一則長期被誤用的材料——《西遊補》所附「雜記」考辨〉，《文獻》，2004年第3期，頁271。

⁷ 此文收入〔清〕沈炳垣：《沈文節公遺文》（上海圖書館藏清抄本），頁21；最早由楊峰先生披露，見楊峰：〈董說與《西遊補》三題〉，頁97-98。

⁸ 見楊峰〈董說與《西遊補》關係補談〉，它是《溫州大學學報》2007年第4期〈董說與《西遊補》三題〉一文的修訂本，曾見於龍騰國學網，網址：<http://bbs.ltgx.net/thread-7385-1-1.html>。

有高洪鈞、李前程兩人對鈕琇記載的可靠性提出質疑，高氏說：

鈕琇在《觚賸續編》中所說，「余幼時曾見其《西遊補》一書」，是屬於回憶性敘述語句。按馮文推估，那時鈕琇才十歲左右，縱然「早慧」，其閱歷和學識畢竟有限。《西遊補》一書或曾見過，但書中署名是「靜嘯齋主人著」，並無半點董說的影子，他怎知「靜嘯齋主人」就是董說，從而肯定說《西遊補》是董說著的呢？⁹

這個質疑沒有提供證據，是一個漏洞百出的推測。首先，鈕氏見《西遊補》雖然是在幼時，但他記載此書為董說所作，卻是頗有閱歷的晚年。也就是說，他完全可以通過其他管道瞭解到《西遊補》的作者資訊；其次，鈕氏所見不一定是署名「靜嘯齋主人著」的刊本，晚於鈕氏的沈炳垣所見的《西遊補》就是抄本。再次，如果鈕氏所見是署名「靜嘯齋主人著」的刊本，他卻說該書為董說所著而非董斯張，那就說明他甚至是他那時代的人認為靜嘯齋主人是董說¹⁰。

李氏則質疑說：吳江「距吳興不遠」，鈕琇對董說的記載「不無表彰鄉賢的目的」，「恐怕很有些誇大成分」，「而且，鈕琇自己是在幼年見過該書，從他對該書的總結看，他對該書的理解並不是十分深刻的。這裏是不是鈕琇的誤記也是值得商榷」¹¹。鈕琇是否有表彰鄉賢的目的，他對董說是否過於推崇，以及對《西遊補》的理解是否深刻，這些與他認定《西遊補》的作者是董說並無關係。而且就表彰鄉賢這點來看，董斯張也是鄉賢，為什麼鈕氏要厚此薄彼，非得把董斯張的著作權搶過來給董說呢？顯然這個質疑也是很嚴謹，很無力的。

⁹ 高洪鈞：〈《西遊補》作者是誰之再辯——答馮保善同志〉，頁 240。

¹⁰ 美國密西根大學的林順夫先生 (Shuen-fu Lin) 曰：「對鈕琇來說，《西遊補》的作者是誰，根本不是問題。那段話的主旨只是在介紹鄉賢董說，不是在跟任何人論辯《西遊補》是不是若雨的著作。他在簡單介紹若雨的家世、為人、性格、精神境界後，只提到他的一本著作《西遊補》，顯然這書給他的印象最為深刻。也許應該指出的是，鈕氏提及董說所著《西遊補》後，倒沒人跟他辯駁過。」本文的寫作緣於林先生的啓發和鼓勵，初稿完成後，林先生又提供許多寶貴意見，以上所引以及下文的「林順夫先生曰」均出自林先生對本文的批點。謹表謝忱。

¹¹ 李前程：〈《西遊補》的作者及明清版本〉，頁 306-321。此文已收入李前程：〈前言〉，《《西遊補》校注》，頁 1-47。

二、關於〈漫興〉詩及其自註的理解

一九八五年高洪鈞新論提出之前，學術界一致認定《西遊補》為董說所作，除了史料的記載，也與劉復對董說〈漫興〉詩的發現有關¹²。董說〈漫興〉詩十首，見於其《豐草庵詩集》卷二，其中第三首曰：「依舊蘋江白雁飛，漢官儀借綠蓑衣。篋中尺素人存歿，志裏名山今是非。垂柳門添新釣影，問樵磯長舊松圍。西遊曾補虞初筆，萬鏡樓空及第歸。」最後兩句自註云：「余十年前曾補《西遊》，有萬鏡樓一則。」此詩編年於順治七年庚寅（1650），劉復據此推定《西遊補》乃崇禎十三年（1640）董說二十一時所作¹³。也許這個自註意思再明確不過了，所以劉復對詩與註都沒有解釋。

然而高洪鈞〈《西遊補》作者是誰〉一文卻說：「由此觀之，董說的自註詩，只能表明他曾給《西遊補》原作增補了有『第二萬鏡樓臺』的一回，而不是說整個《西遊補》是他創作的。」¹⁴所謂「由此觀之」，是他發現〈西遊補答問〉言「今《西遊補》十五回」，其崇禎刊本之〈西遊補目次〉也只列了十五回，但正文卻多了一回〈節卦宮門看賬目，愁峰頂上抖毫毛〉，且這一回寫道：「困之困萬鏡樓中藏不下了，只得又在這裏再造一所第二萬鏡樓臺。明日各匠進去起造，皆要用心，不宜唐突。」他由此認定這一回「就是董說所說的『余十年前曾補《西遊》，有萬鏡樓一則』」。

董說只是給《西遊補》作補，高洪鈞的這一新論，引發了馮保善對董說詩歌及其自註的重新關注。他認為自註應解作：「我十年前曾補寫《西遊》，其中有『萬鏡樓』一節。」而其詩則可以解為：「及第歸來，萬物皆空，遂補《西遊記》虞初一篇。」馮保善進一步指出，「及第歸」是指董說十六歲補廩事，「萬鏡樓一則」是指第四回〈一竇開時迷萬鏡，物形現處我形亡〉。這一回曾寫及「萬鏡樓」中萬鏡世界，其「天字第一鏡」描寫科考放榜時文士的種種情態，它的內容恰與「萬鏡樓空及第歸」一語吻合¹⁵。除「及第歸」指董說十六歲補廩事這一看法可以商榷外¹⁶，馮保

¹² 劉復：〈《西遊補》作者董若雨傳〉，附錄於《西遊補》（北京：文學古籍刊行社，1955年）。

¹³ 劉復只是根據此詩編年，推翻了前人《西遊補》是董說明亡後所作的推測。

¹⁴ 以上見高洪鈞：〈《西遊補》作者是誰〉，頁84。

¹⁵ 見馮保善：〈也談《西遊補》的作者〉，頁235-236。

¹⁶ 「及第歸」指董說十六歲補廩事，馮保善沒有提供證據。筆者贊同徐江的觀點，認為當指董說二十歲鄉試落第事。依據是董說〈閩書序〉：「己卯（1639）之役，貴人車馬滿天下。落落諸子，

善的上述解釋是合理的¹⁷，既符合詩及自註的意思，也十分符合小說內容。

然針對馮保善的這一解釋，高洪鈞仍有辯駁。他只認同「萬鏡樓」是《西遊補》中一節，而不認同「『萬鏡樓』是《西遊補》中的一節，而《西遊補》全書又是董說著的」¹⁸。他認為如果這樣，「則董說的詩與註也『於情理不合』」¹⁹。理由是：「古人作詩行文，講究語言精煉含蓄。董說既被譽為是個『工古文詞』的大家，自不會在詩與註中重複說，『我十年前曾補寫《西遊》，其中有萬鏡樓一節』。後者是前者的一部分，既都被認為是董說寫的，何必要單另提出來呢？除非有著特定含意，否則也就有損董說的文名了。」²⁰ 這個理由顯然是站不住腳的，因為這兩句自註並不重複，「余十年前曾補《西遊》」一句對應的是「《西遊》曾補虞初筆」一句，「有萬鏡樓一則」一句對應的是「萬鏡樓空及第歸」一句，所以它根本無損董說文名。倒是這樣的辯駁，讓人覺得頗有強辯的味道。

從高洪鈞緊接著的論述來看，他原來是把董說的兩句自註，理解成僅對「萬鏡樓空及第歸」一句詩的自註：「董說原詩『《西遊》曾補虞初筆』，是說《西遊記》曾有補作，即小說《西遊補》。而下一句『萬鏡樓空及第歸』，董說自註云：『余十年前曾補《西遊》，有萬鏡樓一則。』意思是說，在已有之《西遊補》基礎上，我董說另又給增補了『萬鏡樓』一則。」²¹ 這樣的解讀真讓人匪夷所思。也許正是因為高洪鈞不願認同「《西遊補》全書又是董說著的」，所以他才不願把自註的第一句「余十年前曾補《西遊》」，用來解讀董說原詩「《西遊》曾補虞初筆」一句。這句詩的意思他已承認「是說《西遊記》曾有補作，即小說《西遊補》」，如果再用自註第

有懿不錄，無罪被放，竟使明天子甲乙之科，為驅除吾黨之策。」見《豐草庵前集》（1914年南潯劉氏嘉業堂刊本），卷1，頁2。釐清這一點，對《西遊補》作者研究很重要。因為創作於次年的《西遊補》，其第四回，也就是董說所謂的「萬鏡樓一則」，寫的正是蘊含冷峻諷刺的科舉放榜圖以及對「紗帽文章」的尖刻批判。而董說鄉試失敗11年後所作的詩句「《西遊》曾補虞初筆，萬鏡樓空及第歸」，又顯然把落第與寫《西遊補》聯繫在一起，並特別提出寫科舉的「萬鏡樓」一則。因此徐江說：「無庸贅言，第四回文字可以作為董說是《西遊補》作者之充分而有力的內證。」見徐江：〈董說《西遊補》考述〉，頁57。

¹⁷ 當然馮文中其他一些觀點，如說自註中「萬鏡樓」可能是《西遊補》異名，是不妥的。

¹⁸ 高洪鈞：〈《西遊補》作者是誰之再辯——答馮保善同志〉，頁239。

¹⁹ 同前註。

²⁰ 同前註。

²¹ 同前註，頁239-240。

一句解釋，那它的主語就是董說，也就是董說作《西遊補》了。另外，高氏把董說自註第一句裏的「西遊」解讀作《西遊補》，也讓人匪夷所思²²。「西遊」自然是《西遊記》之簡稱，猶如《水滸傳》可簡稱為《水滸》，《三國演義》可簡稱為《三國》，此乃常見之簡稱方式。但《水滸傳》續書就不會簡稱《水滸》，《三國演義》有續書的話，其續書也不會簡稱《三國》。也就是說，若是指《西遊補》，那麼其行文用詞，必當有所不同，不會以如此文字呈現²³。

其實，就算兩句自註都是用來解釋「萬鏡樓空及第歸」一句詩，前面「《西遊》曾補虞初筆」一句中，也跑不出一個董斯張來。也許是注意到了這個漏洞，所以主張作者是董斯張的李前程說：

董說自註似乎成了他是《西遊補》作者的鐵證，然而，整體來看，該詩瀟灑著一種懷舊的、悲悼的情緒，其中的「篋中尺素人存歿」再清楚不過了。而且，董說自己也正走入該段歷史，成為這種歷史的一部分：「垂柳門添新鈞影」說得很明白。至於「《西遊》曾補虞初筆」，這虞初指的是《西遊記》的作者，還是指別的什麼人？如果是前種情況，則是說董說是《西遊補》作者。只是董說突然提起《西遊記》，未免有些突兀——全詩瀟灑的是一種歷史的滄桑之感。如果是後一種情況，則董說的自註應該理解為他十年前增補過其父的《西遊補》，而該書有萬鏡樓一則²⁴。「《西遊》曾補虞初筆」，正常的語序當為「曾補《西遊》虞初筆」，這「西遊」應為董斯張的《西遊補》。董說以虞初來代指其父是恰如其分的：董斯張曾增廣《博物志》為《廣博物志》，該書是類似《虞初志》的著作。²⁵

這個闡釋實在是牽強附會，給人的感覺是硬要找出個董斯張來。首先，董說該詩不一定是懷念其父，李前程也沒有明確說或不敢說是懷念其父，「即使是懷念乃父，

²² 林順夫先生曰：「高氏把董說自註第一句裏的『西遊』解讀作《西遊補》，似乎太輕率了吧！雖然在詩句中，受字數音律的限制，董說也許得把《西遊補》簡稱為《西遊》，可是在其自註裏，他就不必受任何限制了。他為什麼沒說『余十年前曾增補先君子《西遊補》』？而且靜嘯齋主人在〈西遊補答問〉首條劈頭就說『問：《西遊》不闕，何以補也？』如果靜嘯齋主人是董斯張，董說會用《西遊》來指乃父《西遊補》嗎？」

²³ 此乃匿名審稿專家觀點，謹表謝忱。

²⁴ 據此，李前程並不像高洪鈞那樣，認定「萬鏡樓一則」是小說正文中多出的一回。

²⁵ 見李前程：〈前言〉，《《西遊補》校注》，頁3。

悲悼乃父，也不能證明《西遊補》是乃父所作」²⁶。其次，「虞初」雖然原是人名，是我國古代小說家鼻祖，但明代以來多以「虞初」為小說選集命名，如陸氏《虞初志》、湯顯祖《續虞初志》等，因此「虞初」成了小說的代名詞。「《西遊》曾補虞初筆」中之「虞初」顯然是指小說，而非指《西遊記》的作者，或其他什麼人。再次²⁷，雖然董斯張《廣博物志》類似《虞初志》，但陸氏不直接有《虞初志》嗎？要說最恰如其分，還得算陸氏。總之，一般讀者在閱讀這首詩歌和自註時，腦中怎麼也冒不出一個董斯張，更得不出董說是在補董斯張《西遊補》這樣的結論。

在對董說〈漫興〉詩的理解上，還有更奇特、更匪夷所思的，如：「這是一首明顯的懷人詩，所懷之人就是詩作者的父親董斯張。『志』之所指即董斯張所作的《吳興備志》，《西遊補》也就不可能是董說作補的了，董說也僅僅是補作一則或一章罷了。」²⁸ 為什麼所懷之人就是董斯張，為什麼「志」就是董斯張《吳興備志》，沒有任何證據。而且就算這兩個條件成立，也得不出《西遊補》「不可能是董說作補」、「董說僅僅是補作一則或一章」這樣的結論。實際上，「篋中尺素人存歿」是感歎有些朋友已經去世，但書信猶存。如果「懷人」是從此句讀出，那麼所懷之人應是董說的朋友²⁹。至於「志」，筆者以為，是指《茅山志》、《廬山志》一類的名山志。董說喜歡遊山玩水，但因身體、經濟等原因，不能恣意遊玩，所以他就通過閱讀名山志來補償。其〈華藏三十景題辭〉曰：「名山水必有志。余絕喜看志。」³⁰ 又如其〈夢鄉詞〉曰：「枕中一帙名山志，揀得仙巖次第遊。」³¹ 「志裏名山今是非」與「篋中尺素人存歿」句一樣，是與明清鼎革的現實聯繫在一起，表現董說黍離之悲的。

筆者以為，上述對董說〈漫興〉詩及自註的理解，馮保善的觀點才是正確合理的，它既符合漢語結構順序，也十分符合小說內容。按漢語正常結構來理解，董說

²⁶ 筆者最初是從林順夫先生處，得知李前程《《西遊補》校注》出版一事，並承林先生惠寄該書〈前言〉，上有林先生親筆批注，多有啓我之處。此處所引即其所批，只不過筆者把其疑問句，改成了否定句。

²⁷ 辨明「虞初」代指小說後，這個「再次」其實都毋須說。

²⁸ 王洪軍：〈董斯張：《西遊補》的作者〉，頁 20。

²⁹ 林順夫先生曰：「斯張死時董說才九歲，而父子也不會分別，尺素當然不可能是斯張寫給兒子的。」

³⁰ 見〔清〕董說：《棟花磯隨筆》（上海圖書館藏清沈善登編刊《豫恕堂叢書》紅印本），卷下。

³¹ 見董說：《豐草庵詩集》（1914 年南潯劉氏嘉業堂刊本），卷 1，頁 7-8。

的自註「余十年前曾補《西遊》，有萬鏡樓一則」，只能理解為「我十年前曾補寫《西遊記》³²，其中有萬鏡樓一則(一回)」，而不可能是「我十年前曾補我父董斯張之《西遊補》，就是其中萬鏡樓一則(一回)」。

兩句自註分別對應「《西遊》曾補虞初筆」、「萬鏡樓空及第歸」兩句詩，而不是僅註後一句「萬鏡樓空及第歸」。而「萬鏡樓空及第歸」一句，在小說正文中對應的只能是第四回〈一竇開時迷萬鏡，物形現處我形亡〉，而不是第十一回〈節卦宮門看賬目，愁峰頂上抖毫毛〉，因為第十一回其實只出現了「萬鏡樓」字樣，而第四回不僅描述萬鏡樓世界，而且重點寫「及第歸」情形，以功名一鏡之虛幻為代表，表達「萬鏡樓空」之主旨³³。總之，董說的這兩句詩歌，配合其白話般的自註，其義很好理解，很明確。只要不先入為主地認定董斯張是《西遊補》的作者，就不可能把它理解為董說是在《西遊補》上作補。

三、靜嘯齋主人到底是誰

《西遊補》最早刊本署靜嘯齋主人撰。在一九八五年高洪鈞新論提出前，因為史料記載《西遊補》作者為董說，加上劉復發現的董說〈漫興〉詩及其自註，說自己十年前曾補《西遊記》，於是董說為《西遊補》作者就成了定論，靜嘯齋主人也就很自然地與董說劃上了等號。現在若能考定靜嘯齋主人非董斯張莫屬，那麼前面的成說就可以被推翻。如果董說亦可能自稱靜嘯齋主人，那麼原先的成說就不能被動搖。

高洪鈞認為靜嘯齋主人是董斯張，其基本思路是，「從書名——室名——別號推斷出作者」。董斯張有著作名《靜嘯齋存草》、《靜嘯齋遺文》、《靜嘯齋嚙語》等，而「按照中國文人習慣，常有作者以自己的書齋或室名來題寫書名的」，「可見，董斯張有書齋名『靜嘯齋』；『靜嘯齋主人』即是董斯張」³⁴。按高洪鈞的思路，從書

³² 林順夫〈試論董說《西遊補》「情夢」的理論基礎及其寓意〉一文認為，董說之所以要補《西遊記》，是他認為《西遊記》僅以外力來滅情是不夠的，要空破情根，必須走「入情一出情」之路。收入鍾彩鈞主編：《明清文學與思想中之情、理、慾（學術思想篇）》（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2009年），頁245-328。

³³ 第四回很能表達《西遊補》一切皆幻的主旨，林順夫先生和舒來瑞(Larry J. Schulz)先生的英譯本《西遊補》就根據此回把書名題為《萬鏡樓》(The Tower of Myriad Mirrors)。

³⁴ 高洪鈞：〈《西遊補》作者是誰〉，頁82-83。

名推出室名，即「董斯張有書齋名『靜嘯齋』，這沒有問題，我們甚至可以為它找出文獻依據。問題是按其思路，接下來推出的應是，室名即別號，即『靜嘯齋』即是董斯張，而不應是『靜嘯齋主人』即是董斯張。『靜嘯齋』即是董斯張」也有文獻依據，《太霞新奏》卷七收有馮夢龍的散曲〈怨離詞·為侯慧卿〉，曲後附有「靜嘯齋評云」。傅承洲先生說得很對：「《太霞新奏》成書於天啓五年，董說時年六歲，不可能去評馮夢龍的散曲。這裏的靜嘯齋當為董斯張無疑。」³⁵然而「靜嘯齋」等於董斯張，並不意味著「靜嘯齋主人」等於董斯張。因為到目前為止，我們還找不到董斯張自稱靜嘯齋主人或他人稱其為靜嘯齋主人的文獻依據³⁶。這與墨憨齋主人為馮夢龍不同，它有著作題署為依據。如《山歌》、《掛枝兒》不僅題墨憨齋主人，而且能確信它們是馮夢龍所編的，這樣才推出墨憨齋主人是馮夢龍。也就是說，高洪鈞、傅承洲等人的「《墨憨齋定本傳奇》、《墨憨齋詞譜》——墨憨齋——墨憨齋主人——馮夢龍」這一推理路線，不能全程吻合地用在董斯張身上。當然沒有文獻依據表明董斯張直接使用過靜嘯齋主人這一別號，並不意味著董斯張不可能自稱靜嘯齋主人。

那麼靜嘯齋主人是否也有可能是董說呢？答案是肯定的。因為靜嘯齋是董說小時候讀書的地方，董斯張卒後此齋為董說所繼承，董說是這個書齋的主人。這有董說的散文及隨筆為證。其《豐草庵前集》卷一〈趙長文先生《乍醒草》序〉回憶自己孩童時好早起，父親苦勸不改，因書壁曰：「自是後童子不日出不得出。」董說感歎說：「悲夫，靜嘯齋東壁上一十一字，點畫不改，先子墓木已拱。」³⁷這說明董斯張卒後，靜嘯齋這一董說早年讀書的地方仍存。又《棟花磯隨筆》卷下：「丁丑(1637)戊寅(1638)間，有茗上知交贈聯在靜嘯齋，云：『振衣千仞岡，濯足萬里流。』潯中陳茂老見之，言：『此未到君語，須異時。』」董說朋友贈聯時，董斯張已卒近十年，這幅對聯很明確是贈給靜嘯齋的新主人董說的。可見，董說是靜嘯齋這座建築的主人。

李前程說：「作為一座建築，董說當然可以是『靜嘯齋的主人』，但他似乎不能

³⁵ 傅承洲：《〈西遊補〉作者董斯張考》，頁120。

³⁶ 參見馮保善：〈也談《西遊補》的作者〉，頁235-240；徐江：〈董說《西遊補》考述〉，頁53-57。

³⁷ 參見趙紅娟：《明遺民董說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頁412。後來，楊峰在〈董說與《西遊補》三題〉中亦關注到了這則材料，見《溫州大學學報》，2007年第4期，頁98-99。

以靜嘯齋主人作為自己的別號？」³⁸ 為什麼不可以，李前程沒有說，也許他也像傅承洲那樣認為：「兒子應該避父親的諱，不可能用父親的號，古今也沒有子用父號的先例。」³⁹ 楊峰認為這不存在避諱問題，因為像鈕琇、沈登瀛等重視避諱的古人都沒有質疑⁴⁰。至於子承父號或後世子孫用祖上的號，筆者可舉出一些例證。第一個例證是素正堂為馮夢龍的書齋，而馮夢龍之子馮焄自號素正堂主人⁴¹。如果說這個例證有人反駁⁴²，那麼第二個例證是馮夢龍自號墨憨齋主人，其子馮焄亦自號墨憨齋主人⁴³。如果這第二個例證，也還有人疑為假託⁴⁴，那麼筆者再舉一個鐵證。凌約言有《鳳笙閣簡抄》，鳳笙閣是凌約言的書齋名。王世貞〈鳳笙閣簡抄序〉曰：「鳳笙，其時所遊止也，故以名其書。」⁴⁵ 而凌約言的曾孫凌森美(1596-1668)自號「鳳笙閣主人」。之所以認為是鐵證，是因為上海圖書館等三十餘圖書館所藏凌氏朱墨本《選賦》六卷，書末有署「吳興凌氏鳳笙閣主人」的刻書跋，跋文署名下鈐「森美私印」。這個例證說明後人可用祖上之書齋名為號，它不存在避諱問題。也就是說，董說完全可以自號靜嘯齋主人。

再追加一個例證：董斯張有高暉堂，其《廣博物志》有明萬曆四十五年高暉堂刻本，此本刊行時董說尚未出生⁴⁶，而董說卻有高暉生一號。董說《棟花磯隨筆》卷下，言癸未(1643)歲有人送百金給他，想求他辦事，然董說「罵絕之曰：『吾學

³⁸ 李前程：〈前言〉，《《西遊補》校注》，頁5。

³⁹ 傅承洲：〈《西遊補》作者董斯張考〉，頁120。

⁴⁰ 見楊峰：〈董說與《西遊補》三題〉，頁99。

⁴¹ 參見文革紅：〈素正堂主人為馮夢龍之子馮焄考〉，《復旦大學學報》，2006年第2期，頁7-9。

⁴² 參見梁苑：〈素正堂主人是天花藏主人——兼考其非馮夢龍之子馮焄及其馮氏後裔〉，《明清小說研究》，2011年第3期，頁166-183。

⁴³ 吳小珊：〈清初墨憨齋主人為馮夢龍後人——馮焄考〉，《明清小說研究》，2007年第2期，頁188-193。

⁴⁴ 在吳小珊發表〈清初墨憨主人為馮夢龍後人——馮焄考〉一文之前，高洪鈞曾言：「若如此（指可以子承父號），則一向被人疑為後人假託的『墨憨齋主人新編』《十二笑》、《醒名花》等，當為馮夢龍兒子馮煜（焄）了，但人們從來沒有如此確認過。」見高洪鈞：〈《西遊補》作者是誰之再辯——答馮保善同志〉，頁242。

⁴⁵ 見〔清〕閔寶梁：《晨舍鎮志》卷6，收入《中國地方志集成》（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24冊，頁1090。

⁴⁶ 董說〈書先君贈非翁長歌墨蹟後〉曰：「每欲搜羅舊文，集先人遺事，為《高暉堂家語》。」見《豐草庵文集》，卷6，頁18。這亦可證明此堂原屬董斯張。

道未暇也。』此客出門，遍告市人曰：『高暉生直是退財白虎。』⁴⁷此亦可證靜嘯齋主人可以為董說。而且筆者以為，董說以靜嘯齋主人、高暉生自號，均是為了紀念其先父，非但不是不孝，反而是孝順。

由上可知，董斯張雖然有以靜嘯齋命名的著作，靜嘯齋也是董斯張的室名和別號，董斯張也可以自稱靜嘯齋主人，但目前沒有發現董斯張自稱靜嘯齋主人的文獻，同時代的人也沒有以靜嘯齋主人稱他；而董斯張卒後，董說繼承了靜嘯齋，以主人自居，也完全有可能自稱靜嘯齋主人，且董說自稱靜嘯齋主人並不違背倫理孝道，其同時代人就有這樣的例子⁴⁸。可見，靜嘯齋主人是誰目前沒有定論，董說、董斯張皆可自稱靜嘯齋主人。靜嘯齋主人是誰的考證結果，與史料記載及董說〈漫興〉詩自註並不矛盾。總之由史料記載與董說〈漫興〉詩自註，這兩個直接證據所確定的董說的《西遊補》著作權，並不能藉由靜嘯齋主人是誰的考證而被推翻。

四、《西遊補》回目與正文的矛盾問題

《西遊補》最早刊行於崇禎十四年(1641)，其正文為十六回，書中所附巖如居士崇禎十四年序亦說是十六回，然目次僅列十五回，書中所附以作者口吻出現的《西遊補答問》亦說是十五回。關於這一矛盾現象，主張作者為董斯張的學者們認為，合理的解釋是董斯張原作是十五回，董說僅補了一回。這裏的關鍵是，這個解釋是否合理，論證有無漏洞，它是不是唯一的解釋。

最早關注到這一矛盾現象的是高洪鈞，他認為正文中多出的一回「節卦宮門看眼目，愁峰頂上抖毫毛」，從情節發展和行文來看，這顯然就是董說所說的「余十年前曾補《西遊》，有萬鏡樓一則」。而所謂「從情節發展和行文來看」，是因為此回有「困之困萬鏡樓中藏不下了，只得又在這裏再造一所第二萬鏡樓臺」之句。在駁馮保善的文章中，高氏更明確說：「董斯張原作只十五回，付梓之前其子董說給

⁴⁷ 俞樾《春在堂隨筆》卷九就已關注到這條記載，他說：「汪謝城《南潯志·董說傳》所載名字甚多……而無高暉生之名。此可補《潯志》之缺。」見《春在堂隨筆》（瀋陽：遼寧教育出版社，2001年），卷9，頁134。

⁴⁸ 凌森美生於西元1596年，比董說大24歲，《選賦》具體的刻書時間雖未明，但作為明刊套印本是無疑的，而署靜嘯齋主人的《西遊補》刊於明亡前三年，因此凌森美自號「鳳笙閣主人」的時間與董說自稱「靜嘯齋主人」基本同時，或稍早。

增補了一回，崑如居士序文是看了增補後的十六回《西遊補》正文寫的。」顯然高氏這個結論的得出，是他事先把董說的自註詩理解為「《西遊補》為董斯張所作，董說只補了『萬鏡樓』一則（一回）」，而《西遊補》的正文偏偏多了一回，且這回恰巧又出現了「萬鏡樓」字樣。然如第二部分所述，高洪鈞對自註詩的理解是不正確的，董說是說自己曾補《西遊記》，其中有萬鏡樓一則，且「萬鏡樓一則」是指第四回〈一竇開時迷萬鏡，物形現處我形亡〉，而不是第十一回〈節卦宮門看賬目，愁峰頂上抖毫毛〉。也就是說，這裏的有效證據只剩「正文比回目多一回」，僅憑這一證據還不足以得出董斯張所作、董說所補的結論。

高洪鈞之後，傅承洲也認為，《西遊補》回目、〈西遊補答問〉與正文回數之所以不一致，「合理的解釋只能是，董斯張創作了十五回《西遊補》，生前因貧困未能刊行，董說成年後，整理其父遺稿，將《西遊補》交書坊刻印，刻印前作了增補和修訂，而對〈西遊補答問〉和回目未作仔細訂正」⁴⁹。這裏需要反問一句的是，既然是刻印前有意作增補和修訂，怎麼回目和〈西遊補答問〉卻是忽視？

當然，值得重視的是傅先生新提出的兩個證據。一是他認為多出的這一回，「內容完全遊離於全書結構之外」，「應非原作手筆，而係後人增插」。按傅先生的理解，「孫悟空從未來世界出來後，緊接著應該到蒙〔矇〕瞳世界，繼續尋找驅山鐸。而正文第十一回卻寫節卦宮的賬目與物件丟失，中斷了情節的發展，顯得十分突兀」。眾所周知，《西遊補》的特點是恍惚善幻，其情節的發展並非能據一般常理推測。正如傅先生所說驅山鐸有《西遊補》中芭蕉扇的影子，然而芭蕉扇最後是借到了，驅山鐸最後卻是不了了之的，這樣的一個結果誰又能料到呢？所以這個證據不是很有力，而且這本身也是一個仁者見仁，智者見智的問題。

傅先生的第二個證據是：作者本人所寫的〈西遊補答問〉，其「具體內容完全按小說章回順序。第五問內容是大聖在古人世界為虞美人，在未來世界為閻羅天子，第六問內容是大聖在青青世界，見唐僧是將軍。隻字不提節卦宮一事，可見董斯張原本未寫節卦宮一回」⁵⁰。其實〈西遊補答問〉共有十二個答問，這些答問的主要目的在於闡述全書主旨，幫助讀者理解該書，類似節卦宮這樣隻字不提的章回很多，像第二回〈西方路幻出新唐，綠玉殿風華天子〉就沒涉及。而且〈西遊補答

⁴⁹ 傅承洲：〈董斯張《西遊補》原本十五回考〉，《文獻》，2006年第1期，頁128。

⁵⁰ 同前註，頁129。

問)也並非「完全按小說章回順序」來設問,如第十一問:「問:天可鑿乎?曰:此作者大主意。大聖不遇鑿天人,決不走入情魔。」此問的內容是在小說第三回〈桃花鉞詔頒玄奘,鑿天斧驚動心猿〉,如果按傅先生的說法,那起碼得放在第五、第六問之前,怎麼會是十一問呢?

傅先生還關注到一個情況,就是崇禎本〈西遊補答問〉第七問把〈關雎殿唐僧落淚,撥琵琶季女彈詞〉說成是十三回,而正文此回卻是十二回。他說:「如果董斯張《西遊補》原本十五回為崇禎本十六回刪去第十一回,那麼『關雎殿唐僧落淚,撥琵琶季女彈詞』一回應該成為第十一回才是。」他由此推定,董說「除增補了第十一回外,還對十回以後的內容作過調整和修訂」,並根據〈西遊補答問〉「具體內容完全按小說章回順序」這一自己設定的前提,還原出所謂董斯張《西遊補》原本十五回的順序。現在既然前提已不存在,那麼這個順序也就無從談起。

顯然,高洪鈞、傅承洲等並不是用《西遊補》回目與正文的矛盾現象來推《西遊補》作者,而是用《西遊補》為董斯張所作、董說所補來解釋回目與正文的矛盾現象。這個解釋不僅是有漏洞,而且也不是唯一的。我們知道,對已完成的小說稿進行增補,這是小說創作的普遍現象。作家本人對自己的作品進行增補,比起後人增補前人作品,其情形只會更普遍。如果不把靜嘯齋主人事先認定為董斯張,不把〈漫興〉詩及自註曲解,那麼正文與回目的這一矛盾現象,一般會歸因於作家本人與出版商的以下情況:作者先寫了十五回,後來又進行了增補,從而導致正文、回目的矛盾現象;至於〈西遊補答問〉可能是十五回完成後寫的,而巖如居士序則是出版時寫的。正因古代對小說不是很重視,作家交稿前和書坊出版時都未能訂正、統一。總之,學界對回目、正文、序跋矛盾現象的探討,對《西遊補》作者權的認定並無實質作用,並不能推翻原先成說。

五、《西遊補》作者之爭的其他旁證

以上四個問題是《西遊補》作者之爭的核心,至於其他論爭,主要落在誰更有可能創作《西遊補》這一問題上,多為旁證推論,理論上很不周密。略為列舉與辨正如下:

(一)《西遊補》意在點破情魔，而董斯張情史豐富，情感上「翻過筋斗」⁵¹，董說則「未見有風流韻事需自戒」⁵²，未「有豔遇豔情，就連一首豔詩我們都未曾讀到」⁵³。其實人對情都會有所經歷和感悟，何況董說是一個多愁善感的才子⁵⁴。其《豐草庵詩集》開篇就是〈人間可哀曲〉這樣回憶以前狎妓風流的詩篇：「入門春樹合，美女妖且妍。尋芳同入柳，鑒影並窺川。新眉圖五嶽，峨眉寫飛仙。烏樓曲未罷，垂手舞纏綿。酷烈沉榆屑，芳芬芍藥煎。織翠紋簾皎，流黃珍簟鮮。含情復送豔，宛轉華燈前。」《豐草庵詩集》卷一中〈紅樓怨〉、〈詠美人禮佛〉等詩也很香豔，而且還有〈讀曲歌〉、〈子夜歌〉、〈華山畿〉等眾多非常纏綿的擬樂府民歌。

(二)《西遊補》寫夢，多佛家語，而董斯張嗜夢，好佛⁵⁵。嗜夢與好佛在董斯張身上確實十分明顯，但董說傳承了其父的這兩個癖好，且有過之而無不及。首先，董說可說是我國文學史上最大、最奇異的夢癖者，其嗜夢簡直達到了無以復加的程度。他自稱夢道人、夢鄉太史，幾乎天天都在有意識地做夢、記夢。他還號召成立夢社，向社友廣泛徵集幽遐之夢。他不僅有實錄性的夢詩、夢文、夢書，還有許多論夢之文⁵⁶。特別是《昭陽夢史》一書，所錄之夢與《西遊補》中行者夢中經歷的情節有諸多類似之處⁵⁷。明亡前董說就嗜夢，除了家族與個性的因素，主要是明末黑暗現實使然，這可與魯迅對《西遊補》「譏彈明季世風之意多」的評價聯繫起來⁵⁸。其次，董說天性嗜佛，自小深受佛門薰陶。他三歲時就能跌跌而坐，董斯張因「甚愛之」。董斯張教子，自稱「得域外之方」。在董說六、七歲時，每當新春及重九，必命其遍禮南潯諸寺。董說讀《四書》未盡，董斯張又允許其先讀《圓覺經》。董斯張還讓年僅八歲的董說皈依當時東南著名高僧聞谷大師。這種違反儒家常規的教育，使董說自小對佛門深嚮往之。《棟花磯隨筆》卷下：「開元石佛載在典冊，吾少往，瞻對神儀，使人穆然遠想。」董說十四歲補弟子員，次年便急欲拜見

⁵¹ 李前程：〈前言〉，《《西遊補》校注》，頁 15。

⁵² 高洪鈞：〈《西遊補》作者是誰〉，頁 81。

⁵³ 王洪軍：〈董斯張：《西遊補》的作者〉，頁 20。

⁵⁴ 參見趙紅娟：《明遺民董說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 年），頁 457。

⁵⁵ 李前程：〈前言〉，《《西遊補》校注》，頁 6、16-18；高洪鈞：〈《西遊補》作者是誰〉，頁 81。

⁵⁶ 參見趙紅娟：〈試論《西遊補》作者董說的嗜夢臥遊癖〉，《南京師大學報》，2004 年第 4 期，頁 139-144。

⁵⁷ 參見趙紅娟：〈《西遊補》作者董說新證〉，頁 130-131。

⁵⁸ 魯迅：《中國小說史略》（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73 年），頁 148。

臨濟宗著名高僧三峰藏和尚。《棟花磯隨筆》卷下：「余癸酉補弟子員。明年春，掃墓光福。在丙舍，日斜，余欲往玄墓山。抵山近暮，欲留，而同行儒冠者必欲出山，遂不及一見先師翁三峰和尚也。」因此，儘管明亡前董說才二十餘歲，自小嗜佛的董說照樣具備創作這樣一部佛教小說的素養⁵⁹。實際上除了上述嗜佛、嗜夢，《西遊補》出版前的董說，還已經歷鄉試落第的打擊，參與當時大江南北的諸多文社活動，已成為復社張溥的入社弟子，並在《西遊補》刊行這年經歷了張溥暴亡之變。董說年紀小，涉世不深，不能寫出《西遊補》這樣的小說⁶⁰，這純屬主觀推測。

(三)《西遊補》穿插有詩詞，而董說「少未嘗為詩」⁶¹，「不能寫出開篇就是詩的《西遊補》」⁶²。首先，《西遊補》確實穿插有詩詞，但數量很少，而且不一定是作者所作。其開篇之詩「萬物從來只一身，一身還有一乾坤。敢與世間開眇眼，肯把江山別立根」，就出自湯顯祖《南柯記》第三齣，只有個別字有出入⁶³。此詩的最早源頭則是署名宋代邵雍的《梅花易數》：「一物生來有一身，一身還有一乾坤。能知萬物備於我，肯把三才別立根。」《西遊補》中另外兩首較像樣的詩，是第一回的牡丹詩和第二回的綠玉殿詩。儘管目前無法考證它們的出處，但從它們與開篇詩一樣，均被註明引自「舊詩」來看，也當非董說所作。其次，董說在《豐草庵詩集自序》中確實說過「我少未嘗為詩，為古文辭」之類的話，而且其《棟花磯隨筆》也說：「(癸未春)病中看宋元人詩，有味也。然了不曾作韻語。」⁶⁴筆者認為，這實際上倒是董說作《西遊補》的證據。因為這與《西遊補》第五回寫行者被逼歌古詩時的心理一致：「行者當時暗想：這迴兒要輪到老孫哩！我別的文字恰也記得幾

⁵⁹ 趙紅娟：《明遺民董說研究》，頁 413。

⁶⁰ 主張作者為董斯張的學者幾乎一致這樣認定。

⁶¹ 高洪鈞、傳承洲、王洪軍都提到了這一點。見高洪鈞：《〈西遊補〉作者是誰》，頁 81；傳承洲：《〈西遊補〉作者董斯張考》，頁 121；王洪軍：《董斯張：〈西遊補〉的作者》，頁 20。

⁶² 傳承洲：《董斯張〈西遊補〉原本十五回考》，頁 127。

⁶³ 「只」原作「有」，「開眇眼」原作「明開眼」。

⁶⁴ 道光二十年(1840)刊范來庚《南潯鎮志》卷七雖然說過董說「少未嘗作詩，西戌〔「西戌」即乙酉、丙戌，而不是像傳承洲所說的「酉」是「丙」之誤〕以後始為詩」，但董說《豐草庵詩集自序》卻說自己曾焚毀甲申時詩歌：「再焚於丙戌(1646)之秋，焚《辛壬雜著》及十餘年應制之文無遺也。又《甲申乙酉詩歌》一編，誤以為應制之文，俱焚焉。」可見董說什麼時候開始寫詩，文獻記載亦有矛盾之處。

句，說起『詩』字，有些頭痛。」⁶⁵而且《西遊補》中的「文」顯然比詩要多，如行者的送冤文、張邱的祝文、新天子的詔書、柳春的科舉文、〈秦檜惡記〉、沈敬南書笥、唐僧的離書等。這與董說作為復社名士善為古文辭一致。再次，按我的理解，「未嘗為」並不是不能為，既然其古文名聲如此之高（張溥死後能代復社作祭文），那麼他在小說中寫一些簡單的詩，包括那篇文字淺近、句式變化不大的敘事性的彈詞，應該不成問題。

（四）董斯張的好友閔元衢作〈祭董遐周文〉一文有「假使伏生之年，其所著詩文以迄稗官，未知與用修、元美孰多」之語，可見「董斯張確實寫過小說」，而目前「尚未發現董斯張作有其他小說」，所以「此處『稗官』當指董斯張所作《西遊補》」⁶⁶。按筆者的理解，閔元衢的話意在說明董斯張著作廣泛，「稗官」不一定指《西遊補》這樣現代概念的小說，也可以指私人編撰的記載逸聞瑣事的野史。而董斯張的《吳興備志》，《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卷六十八言其「於吳興一郡遺聞瑣事，徵引略備」，無疑可屬稗官類著作。特別是董斯張仿張華志怪小說《博物志》而編撰的《廣博物志》，記載古代異境奇物、瑣聞雜事，更可屬稗官類著作。

（五）董斯張〈絕命詞〉所云「千古奇情手一編」，「大約即指他編有《西遊補》一書」⁶⁷。這個觀點最早由高洪鈞指出，但沒有任何論證。謝文華曰：「此說在立論上雖因欠缺翔實論證而不免臆測，然從詩旨觀察，所言之『編』，當是指『書』無誤，內容兼涉三教，格外標榜不同常情之『千古奇情』，藉『莊周夢蝶』故事為喻，析談『空相』『幻緣』之理，透顯出老成於理且洞徹世事之思維。此一概念，似與小說部分情節保持若即若離之微妙聯繫。」謝氏實際上也是臆測，之所以說該書「內容兼涉三教」，是因為該詩開頭一句，也即「千古奇情手一編」之上句，是「亦儒亦道亦枯禪」。筆者以為從題目〈絕命詞〉來理解，此句顯然是在說人而不是說「書」，董斯張說自己既是儒者又好道、好佛；「千古奇情手一編」也只是說自己好讀書，書不離手，著述不斷，類似「伏床咯血，猶兀兀點筆」⁶⁸。一個明代文人寫〈絕命詞〉，一上來就宣揚自己的小說，是不太可能的。

⁶⁵ 見董說：《西遊補》，頁5。按：《西遊補》常見董說口吻與思想，這只是其中一例。更多可參見趙紅娟：《〈西遊補〉作者董說新證》，頁131-132。

⁶⁶ 傅承洲：《〈西遊補〉作者董斯張考》，頁120。

⁶⁷ 高洪鈞：《〈西遊補〉作者是誰》，頁82。

⁶⁸ 周慶雲：《南潯志》（1922年刊本），卷14，頁23。

(六) 孫淳〈哭遐周社兄〉有「奇書功甫畢，妖夢踐何真」之句，其中「奇書」乃董斯張《夢曆》，《夢曆》寫「妖夢」與《西遊補》寫情妖、寫夢相合，《夢曆》之「曆」則指「小說第八回孫悟空夢遊地府一事」，《夢曆》是《西遊補》之前身，「董說在其父身後曾進行某種程度之續補，使小說最後以《西遊補》之面貌問世」⁶⁹。作者對材料的挖掘與剖析雖然很深入，但其研究方法是材料加推測，不是定論。「奇書功甫畢，妖夢踐何真」兩句有註，曰：「遐周著書，先有天亡之夢。」按筆者的理解，奇書中確實是寫到了夢，而且是「天亡」之夢，但「妖夢踐何真」句則是說奇書中的夢是讖言，預言了董斯張的去世，所以此句後接的是「子幼未知哭，親衰沉在貧」。也就是說，「妖夢」並不是指有情妖的夢，而是說天亡這個夢不好，不吉祥。

(七) 董說自己說「著書當編年」，「但在他自編的著述書目裏，卻根本未提及《西遊補》一書，甚至在他二十一歲前，連任何成集的其他著作都沒有」⁷⁰。首先，董說雖然說過著書當編年之類的話，但他並沒有很好地貫徹這一意識，而且他也沒有自編過著述書目。其次，董說十七歲時就有《史記》評本，這個本子後來被他自己燒了。《棟花磯隨筆》卷下曰：「余舊《史記》評本有三：一丙子本……丙子本，出家之前已焚矣。」

(八) 《西遊補》中常見鋪排、誇張化的手法，「這和《華嚴經》有驚人相似之處」，而董斯張對《華嚴經》很熟悉，「曾購得該經宋版」。《華嚴經》與《西遊補》的鋪排確實有相似之處，但這「並不能證明二十歲前的董說對《華嚴經》不熟悉，以致不可能受此經的鋪排、誇張的手法之影響」⁷¹，更不可否認的是，「董說《豐草庵前集》在大量羅列同類型短語與大量排比句子與段落這一點上與《西遊補》有驚人相似之處，而在董斯張的《靜嘯齋遺文》與《吹景集》中卻絕無此特點」⁷²。

(九) 李前程曰：「我越讀董斯張的作品，越對董說之說產生懷疑。當我讀到《靜嘯齋存草》卷五〈韓延年仲弓昆季招集峴首作〉中的『墜業密蟲篆，崇石荒苔文』，卷九〈寄徑山聞禪師〉中的『鳥或倚巢私作篆，蟲緣御木偶成文』等詩句時，聯繫《西遊補》有關的文字，如第四回描寫青青世界城門：『城門額上有碧花苔篆成自然

⁶⁹ 見謝文華：〈論《西遊補》作者及其成書〉，頁 115-138。

⁷⁰ 高洪鈞：〈《西遊補》作者是誰〉，頁 83。

⁷¹ 引自林順夫先生對本文的批語。

⁷² 趙紅娟：〈《西遊補》作者董說新證〉，頁 132。

之文』，第十二回描寫關雎水殿『早有碧藍水草結成蟲篆』，覺得不能忽視董斯張與《西遊補》至少是在文字方面的相同之處。我在〈前言〉中所提到的只是一小部分，更多的散見於對正文的註釋中。」⁷³ 李前程在〈前言〉、註釋等中確實爬梳出了董斯張的許多資料，但與董斯張作《西遊補》沒有關係。僅拿〈後記〉中特別提出的「蟲篆」兩字來看，董說《寶雲詩集》卷七〈枯木〉一詩中即有此詞：「飛來蝴蝶作秋蕊，斑剝滿身蟲篆鋪。誰見風霜搜骨苦，打成文綵費工夫。」其實「蟲篆」、「鳥篆」、「鳥蟲篆」是常見詞，是篆體之一，又稱「蟲書」、「鳥書」、「鳥蟲書」，其筆劃屈曲如鳥蟲，故名。用「蟲篆」等來描寫斑駁等情形，詩歌中很常見。如陸游〈巢山〉：「蟲鏤葉成篆，風蹙水生紋。」

六、《西遊補》作者之爭的反思

通過以上對《西遊補》作者之爭的檢視與分析，筆者以為至少有三點值得反思：一是主題先行。內心認定作者是董斯張後，或考察其生平閱歷，研讀其著作，認為他具備寫《西遊補》資格；或推測某句詩中的「奇書」、「手一編」、某句話中的「稗官」，就是指董斯張《西遊補》；或因此認定「《西遊》曾補虞初筆」，是董說為董斯張的《西遊補》作補。二是忽視主要證據。主張董斯張所作的學者，往往拋開或忽視史料對《西遊補》作者的記載，以及董說〈漫興〉詩及自註，而著力於回目與正文矛盾這一與《西遊補》作者認定無直接關係的問題；或考證「奇書」乃《西遊補》的前身《夢曆》，乃至糾纏於董斯張著作與《西遊補》中均有「蟲篆」這樣的細枝末節。而這種在材料上「順我者昌，逆我者亡」的考證文章越來越多後，勢必造成主要證據被次要證據干擾乃至淹沒的局面。三是曲解文獻資料。高洪鈞認定《西遊補》為董斯張所作，與他對董說〈漫興〉詩及自註等文獻資料的曲解有關。相對來說，因為中國大陸學者更易閱讀到相關文獻，因而海外漢學家也就可能比較相信我們的說法。目前，美國學界就較多地接受了高洪鈞的這一看法。因此，我們對材料的解讀一定要客觀準確，以免誤導海外漢學家。

⁷³ 李前程：〈後記〉，《《西遊補》校注》，頁 224-225。

徵引書目

- 王洪軍：〈董斯張：《西遊補》的作者〉，《廣州大學學報》2003年第8期，頁19-23。
- 王星琦：〈恣情縱筆任橫行：《西遊補》讀笥〉，《明清小說研究》1991年第1期，頁166-178。
- 文革紅：〈素正堂主人爲馮夢龍之子馮焞考〉，《復旦大學學報》2006年第2期，頁7-10。
- 田幹生：〈《西遊補》作者之謎〉，《文史雜誌》2003年第2期，頁34-36。
- 李前程：〈《西遊補》的作者及明清版本〉，《傳統中國研究集刊》第7輯，2009年，頁306-321。
- ：《《西遊補》校注》，北京：崑崙文化出版社，2011年。
- 吳小珊：〈清初墨憨齋主人爲馮夢龍後人——馮焞考〉，《明清小說研究》2007年第2期，頁188-193。
- 何良昊：〈《西遊補》的謙與傲〉，《武漢大學學報》2001年第3期，頁345-354。
- 林順夫：〈試論董說《西遊補》「情夢」的理論基礎及其寓意〉，收入鍾彩鈞主編：《明清文學與思想中之情、理、慾（學術思想篇）》，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2009年。
- 范來庚：《南潯鎮志》，道光二十年（1840）刊本。
- 周慶雲：《南潯志》，1922年刊本。
- 俞樾著，徐明、文青校點：《春在堂隨筆》，瀋陽：遼寧教育出版社，2001年。
- 高洪鈞：〈《西遊補》作者是誰〉，《天津師大學報》1985年第6期，頁81-84。
- ：〈《西遊補》作者是誰之再辯——答馮保善同志〉，《明清小說研究》1989年第1期，頁238-245。
- 高玉海：〈一則長期被誤用的材料——《西遊補》所附「雜記」考辨〉，《文獻》2004年第3期，頁270-274。
- 徐江：〈董說《西遊補》考述〉，《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學報》1993年第4期，頁53-57。
- 陸林、戴春花：〈清初文言小說《觚賸》作者鈕琇生年考略〉，《文學遺產》2006

- 年第1期，頁153-155。
- 馮保善：〈也談《西遊補》的作者〉，《明清小說研究》1988年第2期，頁235-240。
- 梁 苑：〈素正堂主人是天花藏主人——兼考其非馮夢龍之子馮燦及其馮氏後裔〉，《明清小說研究》2011年第3期，頁166-183。
- 閔寶梁：《晟舍鎮志》，收入《中國地方志集成》第24冊，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7年。
- 董 說：《董若雨詩文集》，1914年南潯劉氏嘉業堂刊本。
- _____：《西遊補》，北京：文學古籍刊行社，1955年影印明崇禎本。
- _____：《棟花磯隨筆》，上海圖書館藏沈善登編刊《豫恕堂叢書》紅印本。
- 傅承洲：〈《西遊補》作者董斯張考〉，《文學遺產》1989年第3期，頁120-122。
- _____：〈董斯張《西遊補》原本十五回考〉，《文獻》2006年第1期，頁127-130。
- 楊 峰：〈董說與《西遊補》三題〉，《溫州大學學報》2007年第4期，頁97-101。
- _____：〈董說與《西遊補》關係補談〉，龍騰國學網，網址：<http://bbs.ltgx.net/thread-7385-1-1.html>。
- 趙紅娟：〈試論《西遊補》作者董說的嗜夢臥遊癖〉，《南京師大學報》2004年第4期，頁139-144。
- _____：〈《西遊補》作者董說新證〉，《文學評論》2005年第4期，頁128-132。
- _____：《明遺民董說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
- 魯 迅：《中國小說史略》，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73年。
- 謝文華：〈論《西遊補》作者及其成書〉，《成大中文學報》第24期，2007年4月，頁115-138。
- 蘇 興：〈《西遊補》的作者及寫作時間考辨（上）〉，《文史》第42輯，北京：中華書局，1997年，頁245-263。